

红磨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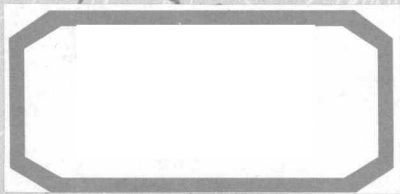
梁晓声
著

梁晓声文集

潘国彦 胡德培 联合推荐



中国物资出版社



梁晓声文集

红磨坊

梁晓声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磨坊/梁晓声著.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1

(梁晓声文集)

ISBN 978 - 7 - 5047 - 2977 - 4

I. 红… II. 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2625 号

责任编辑 于胭梅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校对 孙会香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clph.cn>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010) 68589540 邮政编码: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9 字数:321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047 - 2977 - 4/I : 0031

印数:0001—7000册

定价:29.80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捕 蝗 梁 晓 声

那一年是“珍宝岛”事件的第二年。现今大学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学生，那一年刚出生，所以就未必很知道“珍宝岛”事件是什么事件。他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必大惊小怪。那一年他们刚出生嘛！再说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备考复习题纲中，想必又没这号。再说他们现今知道的许多事情或事件，我们不是也知道的吗？

管它什么事件哪，不知道就不知道。地球挺大，热土闹土地存在着二百多个国家，擦土麻土的几十亿人口，昨天和今天，总有些事件什么的发生。一言以蔽之，那一年是中国和苏联因为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得不算论道的界子大动干戈的第二年。那一年和我一个班的“兵团战友”在黑龙江边打黑草。当然是我们这一边。当然是秋季。

除了一个班的“兵团战友”，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苦头儿，当我们的伙伕。苦头儿姓严，我们就叫他“严苦头儿”。据说才五十多岁的人，够不上被叫“苦头儿”的资格。他面相苦，满脸横土墨儿的皱纹，我们这些浑身学生味儿的少年，也就突破岁数资格，超前地管他那么叫。

读《梁晓声文集》感悟

他是一个和读者面对面蹲着说话的人。他并不认为当了作家就是缪斯的代言人，就可以俯视大地，挥斥方遒。他感念苍生，始终默默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忧百姓之忧，想百姓所想。

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影响人品。有的人有猴气，有的人有虎气，有的人只有猫的媚态。梁晓声兼有牛的执著和羊的善良。他的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他是普通百姓的代言人和讴歌者。这正是梁晓声的本色，也是他的作品富有生命力、能长久打动人心的缘由。

潘国彦

潘国彦 男，中共党员，编审。曾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中国新闻出版报》副总编辑；《中国出版年鉴》主编；国家出版局综合处副处长；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秘书处处长；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委；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已在国内外发表评论、散文、报告文学、书评、研究报告 200 多万字。现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版顾问团顾问。

青少年朋友的良师益友

——梁晓声作品《父亲》《母亲》读后感

梁晓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八十年代初期，他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和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梁晓声这个名字便为海内外众多读者所知晓。他身为知识青年，曾在黑龙江北大荒这个荒芜而肥沃的土地上长期磨炼，品尝了生活的苦辣酸甜。风霜雨雪的丰富见闻，铸就了他坚韧的素质、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梁晓声通过小说展现了生动、鲜活而泥土气息浓郁的现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感染并感动、教育着读者，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巨大的激励与鼓舞。他塑造的丰富多样的艺术形象使人过目难忘，历久弥新——这是梁晓声作品给人最鲜明的印象，也是他最重要的特征。

进一步走近梁晓声，我们还看到他那些被人称为“另类散文”的大量著作。这里，有关于父兄姐妹、亲朋邻里、社会人生以及国际时事等多方面生活内容的文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独具特色。有人评论说，

他的这些作品的特色是“爱憎分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情真意切，人间苦乐，皆成文章；从前、现在或将来，世事纷繁，点点滴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皆成文章；猛兽昆虫，生命百态，信笔写来，皆成文章”。可见，他写作选材之广泛，思维之独特，文笔之跌宕，情感之率真，实可谓皇皇大观，独树一帜——这是梁晓声作品的又一个重要的特征。

在《关于母爱》一文中，他说：母亲们为了儿女能够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不管儿女是否呆傻、疯癫、残疾以至瘫痪，甚至面目奇丑，类似非人，而母亲的爱都时时刻刻不离开他的身边，绝不嫌弃、不放弃，甚至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又无私无怨无悔。

梁晓声作品中洋溢着一种伟大的爱，震撼人的肺腑，洗涤人的灵魂，让人心灵充满温情善良，充满了爱，实属人性中最美最美的那一部分。在《感激》一文中，他述说自己几十年生活中曾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好人，得到过无数的关怀、爱护、帮助和支持，这种种美好，使他备感温暖，充满力量。每每想起，便会油然而生无限的感动、感激和感怀的情愫，以致影响着他人的人生，决定着他人生的走向和一切。

正是这种真诚的爱，使他终生难忘，从而内心产生强烈而深挚的感激之情，并且让他决心以种种努力去回报他人，回报社会——显然，这是梁晓声能够取得今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看了中国物资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梁晓声文集》，感到这正是广大青少年最需要的好作品。我为此深深感动。这里有青少年心灵成长最重要的营养——教人懂得善良和感恩，教人在贫困中依然保持一种

乐观和向上的尊严。今天能够及时读到这部如此内容丰富、感人至深的文字，实在是一种缘分，一种幸运。

胡德培

2008年5月20日

胡德培 男，编审。新闻出版事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1959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担任《新文学史料》和《当代》杂志副主编，有《〈李自成〉艺术谈》《艺术规律探微》《胡德培散文》《瞩望星河——近二十年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文学缘——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等著作。

人生因阅读而精彩

——《梁晓声文集》编后语

《梁晓声文集》系列丛书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先期推出的是《母亲》《父亲》《老师》《白发卡》《今夜有暴风雪》《从复旦到北影》《红磨坊》这几本书，以后还有一些内容更为精彩的书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大中学生和爱好文学的青少年读者以及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的“梁迷”朋友们。

许多年纪稍大的读者，熟悉梁晓声的名字是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开始的。这些轰动一时的力作，曾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甚至其插曲也是万口传唱，雅俗共赏。梁晓声因而成为公认的“知青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从那时开始，梁晓声成为当代文坛一个十分活跃、惊人高产的著名作家——不足二十年的时间他竟写出了六十余部中篇小说，多部中篇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奖；他的长篇、短篇及杂体文也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他的作品还被美国、日本等国家选为教育青少年和学习中文的高级范本，如《喷壶》《父亲》《我的大学》《京华见闻录》等，《鹿心血》曾被拍成电影作为国礼送给了访华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中国，他的作品还被选为教育部指定的中学课外读物，如《书

和人的亲情》《还是爱兵》《玻璃匠和他的儿子》《普通人》（见本社出版的《父亲》《母亲》等书），很多文章被《读者》等优秀杂志也多次转载……

梁晓声作品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对真、善、美的讴歌及对平民小人物的关注。

在他笔下，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然终日为生计奔波，但他们却有令人尊敬的精神世界，如《不速之客》《玻璃匠和他的儿子》《看自行车的女人》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或散文成为中苏边界趣闻逸事少有的见证，如《鹿心血》《非礼节性访问》《边境村纪实》等；他的反映校园生活的如《我的大学》《毕业生》《学子》《表弟》《老师》等深受大中学生们喜爱；还有许多反映亲情爱情的小说如《白发卡》《黑纽扣》《父亲》《母亲》《红腰带》等曾是那么深地打动过一代又一代读者，成为他们回味父母之恩、寄托情感的一种特殊方式。

本系列图书2005年初版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来电，因为梁晓声作品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深深地感动了他们。

大学生王芳来信说：“读梁晓声的《父亲》，我哭了几次，都是感动的泪……他的文章是那么朴实生动又耐人寻味，让人觉得真实而又感人。借这本书我跑了三次图书馆才最终如愿以偿，它实在是太好了……很感谢你们能够出版如此有意义的读物，但愿以后还能读到类似的好书……”

天津大学的女研究生凌某来信也深情地赞扬了这本书给她心灵上的

洗礼和震撼。

毫无疑问，梁晓声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梁晓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平民代言人。因而，他被称为“平民作家”、“中国的巴尔扎克”；某报公开评选“感动中国的十位作家”，梁晓声榜上有名。

用平易生动的文字写出最打动人心的故事，这是梁晓声的另一特色。

读着他笔下的凡人小事，你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在他看来，文学是国家、民族的史外史，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副本。因为，正史对细节是忽略不计的，而文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细节。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善良、坦荡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感动了千千万万人。

我国正处于社会迅速发展的转型期，青少年的升学、就业等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梁晓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向上、知恩图报、先人后己的价值取向和平民情结，对于渴望成功、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和文学爱好者来说，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最需要人生的导师和心灵的滋润。鉴于此，我们决定从作家大量作品中遴选最有故事性、最感人、最有益心灵成长的内容，呈献给学生和广大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和广大的“梁迷”朋友，但愿能有益于你们，使你们能因此受到启发和鼓舞，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早日叩开成功与幸福之门。

于胭梅

2008年5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红磨坊

红磨坊 / 3

我的初恋 / 70

白桦林作证 / 100



我看“知青”


我看“知青” / 123

荒弃的家园 / 198


沉默权 /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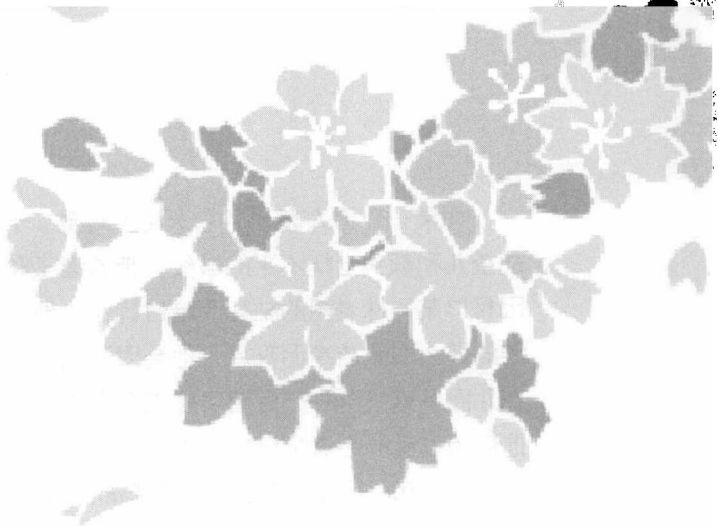
红
磨
坊





他奇怪地抬头一看，发现他的小琴姐姐将盆边儿卡在腰际，犹豫地站在他的红磨坊门外。算来她已经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明显地长高了。当时，上午的阳光在红磨坊外晃眼地照耀着。卓哥从磨坊里看磨坊外的小琴，但见她全身沐浴在阳光里，却看不清她的脸。他只感到她不但明显地长高了，而且胸脯也明显地高高地隆起了，感到她身材看去那么窈窕，娉娉婷婷地撩动他的少年心。她的长头发竟没扎辫子，一束披散胸前，一束披散背后。她的脸朝向他，分明的，是正在呆呆地定定地望着他。他发现女人们也都意味深长地望着他，被望得一时心慌，立刻又低下头推起磨来……





红磨坊

恩泽倘若嬗变为债务，也是一种腐败的现象，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双向腐败——而恩泽又往往容易嬗变为债务。

在中国，在许许多多紫薇村以及类似紫薇村的地方，到处可见所谓“仁义道德”粉饰之下的丑陋和丑恶，到处可见卓哥式的人物。

中国自古有句话——“一好遮百丑”。中国人被这句话的虚假的逻辑性，实在是蛊惑得太久了！

南方的乡村，确乎比北方的乡村出落得秀气。

南方的乡村，是多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女性，联想到与男人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女性啊！

这一种联想是非常自然的。

遗风氤氲雄厚的南方的乡村，常会使我们联想到祖母辈的女人。而另外一些南方的乡村，则常会使我们联想到我们的母亲或亲爱我们的婶姨。她们的成熟风韵和那一种任岁月流逝从容自若的祥静，使人觉得在她们面前永远也长不大似的。至于那些始终被绿水柔塘滋润得姿色绰约的南方的乡村，却常会使我们缅怀起我们曾孜孜地暗恋过的某个清丽的少女。

如果一个男人离开了它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后，带着下巴上刮不尽的胡楂儿和额头上抚不平的皱纹，带着妻子和儿女又出现在它面前了，他会因村口某一株老树的枯死而暗自忧伤；他会因小河不再像记忆中那么波纹涟涟那么明澈洁净而叹息；他会因某几户人家的篱笆上不再开着记忆中的花儿而备感失落……尽管可能正有别样的花儿开得姹紫嫣红。他甚至会因他最为熟悉的磨盘早已废弃不转，磨眼儿里钻出了野草，磨槽间生出了厚厚的青苔和长出了奇形怪状的蘑菇而心绪酸楚潸然泪下……

这个南方的乡村叫紫薇村。它起这个好听的名字，乃因村中曾遍开一丛丛一片片的紫薇花儿。当年远远望来，这村子仿佛隐在紫晖晖的云霞里。它就曾是一个被绿水柔塘滋润姿色绰约的南方的乡村。

现在，一个离开了它整整三十年的男人回来了。的确，他带着下巴上刮不尽的胡楂儿和额头上抚不平的皱纹，眼中凝聚着一个四十八岁的男人生活无打算的迷惘和命运无着落的惆怅。他呆呆地伫立在一大丘红色的墟土旁，仿佛他的一切希望都在那一大丘红色的墟土里埋过，但却不知是否被别人全盗走了。他没能带着妻子和儿女一块儿回来。不，不是没能，而是——还没有……

不，也不是还没有。

此时是一九九六年八月的一个傍晚。

这男人叫“卓哥”。

三十年前人们都习惯于这么叫他，都将他的本姓本名忘却了似的。

那一大丘红色的墟土，乃是倒塌了的红磨坊。

三十年前，他被牵连进一桩惨死四人的血案。不，实际上是惨死五人。

以后的三十年，他是在监狱壁垒森严的高墙内熬过的。

他原本被判死刑。当年省法院的一位法官，觉得案情疑点多多，来到县里，亲自审了他一次，代表省法院将死刑改为“无期”。否则，他早已是地下雄鬼了。

他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

他尚未遇见一个本村人。

他听到身后有喘息之声，缓缓转身，见一条矮脚狗正瞪着自己。一看

就知道是一条老狗。尽管是一条老狗，对他而言是一条陌生的狗。三十年前他被囚车从村里载走时，它肯定还没出生。他曾很喜欢狗，三十年前，他熟悉村里的每一条狗。有一条别人家养的小黑狗和他关系最亲。有些个晚上，他坐在红磨坊门槛儿上吹自制的长箫解闷儿时，那小黑狗就会从村里主人家跑来，卧在他跟前，望着他竖耳倾听。

那时狗眼显得特别温柔，甚至可以说显得特别多情。对他表达着一种感动似的。

村里的长辈人们呢，听到箫声，就互相议论：

“有名堂啊，听出几分意味儿了吗？”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是啊，该给他娶个媳妇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真该给他娶个媳妇了。”

眼前的老狗，夹着尾巴，专执一念地瞪着他，不进也不退。它目光里有一种欺生的威胁。它想冲他叫，可是看出他一点儿都不怕它。它回头望望村子，一个人影儿也望不见，使它更加胆虚，不敢叫。

他蹲下，向它勾动着手指说：“过来，再近前点儿。我也是紫薇村的，咱们认识认识……”

它朝他龇了龇牙，迟疑片刻，竟往前凑来。可是当他伸出手打算抚摸它一下时，它戒心万分地倏忽一闪，对他兴趣索然地跑了……

他望着它渐渐跑远，又想起了当年那条跟自己很亲的小黑狗。

他在心里说：“黑子，黑子，你如今还活着吗？如果你还活着，该做老太爷，儿孙成群了吧？若见了卓哥，你还能认识我吗？”

四十八岁的这个男人一阵悲怆，眼眶湿了……

紫薇村后，一山峙立，石阶高叠，直达八岭，岭上松林苍黛，遮掩着古老的庵脊。紫薇河将村一斩为二，左也百余户，右也百余户。河上的石拱桥，自然叫紫薇桥。村东村西，经桥去来。

卓哥自小是紫薇村的孤儿。他娘在他五岁时不慎失足落塘，淹死了。他爹在他六岁时死于水肿病。村人们可怜他，一合计，就定下了一条村规——河东西，每户轮流收养他一个月，直至他能自食其力为止。乡下人视水肿病如瘟疫，唯恐疫气传染，殃及全村，将他家的两间房子一把火烧了。他这六岁的孤儿，从此便真的无家可归了。他到了十六岁就开始自